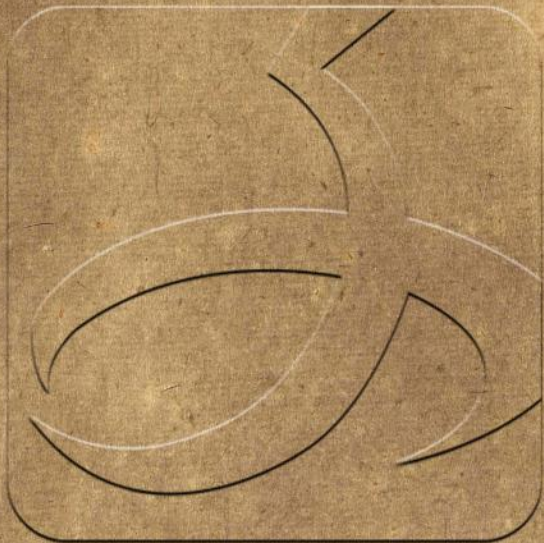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29



東坡集卷之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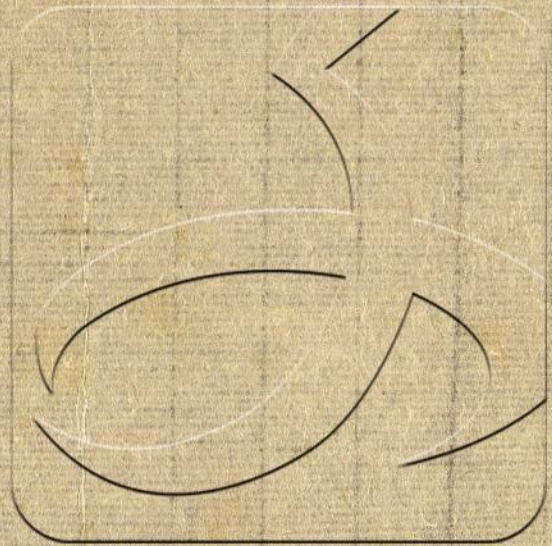
啟

賀韓丞相啟

右軾啟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
 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
 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
 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
 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為年
 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疊疊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



軾東坡氏著



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蕞爾種羗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
所加臙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同而召虎歸縱復遺
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癩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
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
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卽日邊徼苦寒
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啟起居

賀韓丞相再入啟

伏觀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
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
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已一切不問而聽
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
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舍則何以首膺
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止
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隕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舍出
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
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抃之懷實
倍倫等

賀時宰啟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尚置郵傳命
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
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
漢之詞昂稟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
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強本節用
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
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隨試而有效安見爲事而無功蓋
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
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疎逖所獨詠歌惟民罔知合
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
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
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
誥有夔契同寅之言眷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
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顧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
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
自私伏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
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
旋竊嘗撰屨末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補息劓黥彫朽糞朽出蒞

東坡集卷四十四
三
見日去益望天悵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
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
躍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請省庭預白執事賀鈞屏營下情
無任

賀文太尉啟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
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舉富貴而若無
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文太尉道本天合
德爲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本身任休戚言爲重
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旣奉冊書
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
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軒謫官有限趨
侍無緣躡躍之心宜寫難盡

賀孫樞密啟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人惟求舊允
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充山甫之將明氣備孟軻之剛大聲華
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爲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備剽繁京兆遂
令鳴鼓之稀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勲

東坡集卷四十四
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佇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某限以郡符
阻趨墻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賀歐陽樞密啟

代大中公作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爲天下之殊休苟
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象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
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
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爲宰臣職
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
爲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
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
經術而不爲迂濶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自以爲能盡其
才賢士大夫皆以爲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
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賀呂副樞啟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
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各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
自服是以淮南叛臣先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
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

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適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吳副樞啟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卽欲裁問少通勤奉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畧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固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賀范端明啟

右軾啟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各陞祕閣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推

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
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
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
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
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尙在金縢之匱白日一
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
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
之至

賀高陽王待制啟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閩鎮武垣之衝要聯內閣之高華公議交
俞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有爲發揮才謀更歷事任
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不辭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祕近之
直重易關防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東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紆北顧
之憂卽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林待制啟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寒配喬松
於巨栢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領袖後進傳聞四遠
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

東坡集卷四十四
風烟幅無華亦東京之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爲三館之老臣
著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軾交舊最深
慰喜良甚尺書爲賀鄙志莫宣

賀楊龍圖啟

右軾啟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竦動觀聽咸謂國家
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
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
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
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

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饒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
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
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
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
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
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
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
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
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

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青州陳龍圖啟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漢恩予告暫憂三最之勤商夢懷人方
後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爲喜可量伏惟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
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病疾揮金故
里雖榮疎傳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賀彭發運啟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曩契之隆得
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發運吏部年兄士聳英風
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才歷試而愈高船滿潭中行奉韋堅之
課錢流地上佇觀劉晏之能喜抃之深力占難盡

賀王發運啟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曹權慘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之政風聲所
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
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疲瘵無心內外當益罄於謀維凡
在庇庥豈勝歡慰

賀蔣發運啟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

示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麻舉增林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
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爾雅展矣東京之吏悃悃無華雖已得
正法眼藏於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固將入踐卿相
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主知隨所寓而作沸事某竄流已久衰病
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感之幸筆舌難宣

賀新運使張大夫啟

一本作賀
葉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揆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雲靡矧惟雅
故尤激懼惊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美績議法造令久禪於廟
謀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自聞新命實慰輿情再惟衰朽之餘得

荷寬明之庇其為厚幸未易究陳

者聞美績下四句一本作望高
即選彙列宿之經纏華使周爰

稟外臺
之風采

賀提刑馬宣德啟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一天之仁衰病自私獨先一
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
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
咨明哲宣布厚恩匪惟凋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為喜幸
豈易名言

賀正啟四首

伏以物壯則老肅殺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後知天意凡
在含生之類俱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履信體仁秉德直義才無
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當彙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
福某限居官守阻候門墻瞻頌之深敷宣罔既

又

伏以葦桃在戶磔襪以饑餘寒椒柏稱觴燔烈以興嗣歲在時爲
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治斯民才高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
隆於本朝慶此朋來之辰必有彙征之福某官守所繫展謁無階
頌咏之深敷寫難盡

又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伏惟某官進
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誕膺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
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永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未遑展慶徒
切頌言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啟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

東坡集卷四
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
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田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賀列郡守倅正旦啟

新曆既頒羣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永惟嗣歲之興必享宜
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賀冬啟

伏以候緹室之清宮警告以日卜臺觀之黃稜史書有年共安消
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傑異道德深醇靖其正直
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
安樂之遇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啟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來於七日候微陽之協應知
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
望實之隆既醉太平實具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義易之占軾
限以守邊未遑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虔

賀列郡知通冬至啟

日旋南極氣兆黃宮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未遑馳問先
辱惠音感佩之餘敷述罔既

東坡集卷四
三
上留守宣徽啟

右某啟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臥理之日
矧留都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閑再枉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
久誰復肯然綢繆樽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
一世望重屢朝體河嶽之兼容納涓塵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
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爲感激難盡敷陳

上虢州太守啟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權凡在庇
麻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虢國舊邦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
爲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

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淄灌溉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
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柏贈給中都至
於事簡訟稀瀟灑有道山之況魚肥鶴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
巨賢不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一路之
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御府某官學造
淵源道升堂奧精稔盡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
名茂著銅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清徽俯臨民社
其後星言而夙駕思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賸僚俗吏久仰

東坡集卷四
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與來
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與潁州運使劉昱啟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闊疎溪湖清遠但
坐糜於廩祿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
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闕暫屈外臺之
寄道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足爲衰朽
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杭州與莫提刑啟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顧惟頑鈍之資豈任繁
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
風於列郡浹厚德於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
蒙潤澤之餘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啟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鄰首被風聲之美亟蒙音
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臺省旣久簡於
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誠口
舌難盡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啟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眩撫已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襲黃之右半圉坐空風流玉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回列郡守倅啟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豈謂仁私過行存問感佩之至宣寫莫周

荅杜侍郎啟

伏審荐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彙征朝廷爲之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溫文亮達宏遠清通直道不回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聞休命實起懦衷遽承問訊之先益佩謙光之過

荅范端明啟

伏審叅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播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

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文人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既以身而殉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犍爲郡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荅曾學士啟

伏審祗奉詔恩榮升冊府允厭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慰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顧顧後之無方豈拔賢而待次賤如莘野猶爲席上之珍遠若傅巖盡入彀中之選而況圭璋之質近生閭閻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儒術講明向屈處於下僚蓋避嫌而自晦屬文子之請老察少翁之最賢撫念老成聿求義訓豈獨褒崇之盛典固將樂育於英材自顧庸虛獲聯齋舍忽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荅新蘇州黃龍圖啟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妄庸敢論疇

東坡詩集卷四
昔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
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分闊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
爲喜幸宜倍等流伏惟某官友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
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首次公行踐
於三槐濶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周厚實借寵於衰遲銘感
之深筆舌難喻

荅王太僕啟

伏審祇奉明緡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
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
林瑚璉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
而何患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
之至但切下懷

荅杭州交代林待制啟二首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
坐振於七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
有痼瘵之餘以遺君子卽諧瞻奉尤切詠思

又

右軾啟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餘閒既尋少壯之舊

遊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痾臥治之所蒙成坐嘯之餘顧此鈍頑實
爲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心
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
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荅彭舍人啟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自播騰輿情欣屬國家董正百官之
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然而憲臺省闕無預於文
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
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爲文士
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真才來膺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
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馬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
寔多對策決科嘗魁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粵從言
動之司亟掌絲綸之美璠璵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
固爲後日棟梁之用軾備員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荅
函封之辱直爲欣佩莫究頌言

荅曾舍人啟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才之道自
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

東坡集卷四
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某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
鳴遠繼父兄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
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粃在前之
歎過蒙寵顧辱示華賤恨無酬德之言徒有得賢之慶感怵之素
寫述難周

荅喬舍人啟

某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爲末而以體
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棄
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慨慷則東漢多狗義之夫學術
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
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茲顯擢
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
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
抑亦邦家之慶過蒙疏示深服撫謙顧慙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
意

荅楊屯田啟二首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旣匪妄庸之稱文詞深厚足爲衰
拙之光反復寃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

頃者劔外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
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溥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瑤
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為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喜直亮多聞
直古之益友謂將繼此而得見豈意闕然而有行伏讀誨音惟知
感歎伏惟通判屯田才猷通敏學術深純非獨東州杞梓之珍將
為清廟璠璣之寶暨臨邊服行履要津而軾早以空疎加之衰病
不緣曠官而罷去則當引分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處之疎故臨
紙不能無悵惘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荅晁發運及諸郡啟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寵光荐及復付名邦雖見吏民敢違條教尚
緣大庇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有容高明畢照樂善忘勢
稍霽外臺之威講舊論心曲敦同勝之好餘人某官忠厚有容通
明畢照朝高雅望流風
采之聳聞士誦德
言借光華於枯朽致茲疎拙粗免曠瘼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
無斃

荅陳提刑啟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况清廟瑚璉

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通名而未敢豈流問之輒先恭惟提刑
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
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之步來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
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旣
感且忤不知所云

荅莫提刑啟

右軾啟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剽煩獄市豈堪老病之餘賴茲
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以一言此蓋伏遇提
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按察之重地不忘宿昔之交情
豈獨敦忠厚之風抑以增衰朽之重其爲感忤未易名言

荅李知府啟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井絡提封旌
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謹頌率同恭惟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
廊廟譬之金石蓋闇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
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
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軾倦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
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荅彭賀州啟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
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
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
陋質增華果已五漿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
爲好

荅王明州啟

伏審奉詔牧民涓辰蒞事教條清簡曾無願指之勞吏下肅承皆
有心服之敬風聲所暨隣境爲先伏惟知府龍圖迪哲而文剛中
莫屈大辯若訥耻爲利口之言小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
於羣枉身乃獲於退安回觀爭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
勿以語人強食自願猶當爲國

荅臨江軍知軍王承議啟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栖多難百罹流
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
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
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
筆舌難周

荅秀州胡朝奉啟

東坡集卷四
三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隣封甚邇欣謠頌之藹然緘牘先蒙作
見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用已試於盤根所居
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
幸擊柝之相聞矜式百為知伐柯之不遠其為欣詠難盡名言

荅許狀元啟

右軾啟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挾持富貴之來豈能為之損益
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
知其貴伏惟狀元僉判廷評以粹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
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下士既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歛衽而謂當
然苟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輕為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
忽承賤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皇帝未明
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洵盥憑几尚不忘於選賢庸登哲民以遺後
聖雖喜車旌之召旋興弓劍之悲臣子之心遠邇若一卽日承已
拜命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啟陳謝不宣

荅陳齋郎啟

伏審祗膺寵命榮踐亨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馳書士友揆
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當捧伏惟齋郎天資深茂學術淹通
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有司之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

餐是聞也非達也凜然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宮權輿千里
幅巾藜杖願爲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富貴欣頌之
至筆舌難周

荅館職啟

伏審奉詔明廷陞華冊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
渠極諸儒之妙選鼇宮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
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溫故爲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竒
字可學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
則深軾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荅試館職人啟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
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
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
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
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
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
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
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

巾笥之環愧乏瓊瑤之報

與邁求婚啟

里閭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天資粹魯近
憑一藝於師傅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
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與過求婚啟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閭亦緣聲氣之同龜筮既從祖
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一小娘子慶闈擢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
第二子某篤負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
之歡悚抃于懷敷述罔既

求婚啟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嫁娶敢憑良
妣往欵高閎軾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
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
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
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

求親啟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閑纂組之功伏承某人儒

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
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數馬之恭

下財啟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閭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
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郊聳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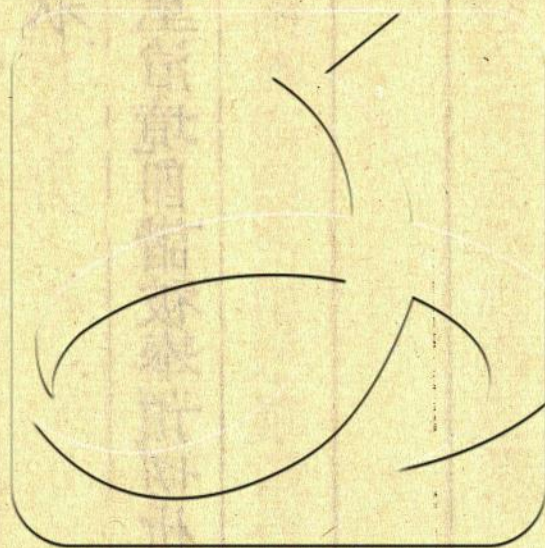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蔭之末卽諧瞻奉預
切欣愉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假塗治境卽諧被奉預切忻愉



東坡集卷四十五

書

眉山蘇軾東坡氏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
 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
 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
 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
 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人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
 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

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_○以使其子孫葬_○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

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_○偽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懔_○愴_○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懼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聞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

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諡之曰睿聖武
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
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
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
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
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
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
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

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
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
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
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
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
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
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
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
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

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
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
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
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
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
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妻衙可用者莫不咸
在雖其狂獯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
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
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
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
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
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會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

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此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

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

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白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茶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被餽敬帝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竊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耻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下於左右遽辱還荅恩

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于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

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變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旣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卽

東坡集卷四十五
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
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
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
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
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
依放儒術六經之言竊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
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
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

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
 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
 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
 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
 天下之士嚮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黜亡也如人之
 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
 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日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
 尊太公日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
 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
 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
 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
 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
 苟容之事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
 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
 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
 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
 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
 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

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韓樞密書

軾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軾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
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
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
賀啟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
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
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
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
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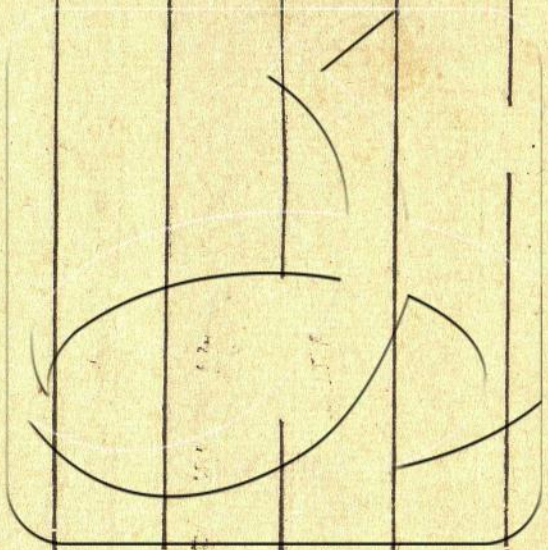
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軾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爲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爲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日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取河南地建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旣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旣足以爲後嗣之累則凡忍耻舍垢以全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審矣軾旣無狀竊

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
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軾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為謗
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
實聞此言

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如
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
行千里而不殆其春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
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
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
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日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
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
衢一目而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矧者其相溢

於外而不可也沒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日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日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於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

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
大小爲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克吾職而已豈以位
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宣軾再拜

今日尚然

上王庶齋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
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
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
小而不能辦其次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
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
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
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
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

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崑滬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

東坡全集卷之五
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
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者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
也故請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爲近
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歡欣
踴躍轉相告語誼誼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
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
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
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
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
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爲賢人而況於公平度其

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爲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
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爲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實非有難辦
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爲易者一也自近
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勤恤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
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爲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爲富惴惴焉恐死之
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爲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
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陌弄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
千金是故莫不歡欣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爲易者二也雖然亦有
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賦而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

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
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
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
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使
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爲難者一也蜀人之爲怯自昔而然矣
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
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
見省幸而獲省者指目以爲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
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

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
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
至耶今之饑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
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伏
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
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軾負罪居喪
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
右舊所爲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
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歆而拄
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
詩然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
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
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
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
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

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餽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餽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撻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

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其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畧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蓋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

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

東坡集卷四十五
三
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寬復以聞則若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
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
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
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
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
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
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
焉是以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
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選爲一人不可以苟富貴
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
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
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
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
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感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

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

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

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
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
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
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
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
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
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
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
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

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
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
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
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
其君臣之歡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
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
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承秦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
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
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暮年而除吏八百多

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善用法今天不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效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辨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辨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

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

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
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
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
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
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
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真愚拙
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蓐裹蝗蟲
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
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
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
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
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
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

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暮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惟恃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

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仁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

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

廷必欲推而行之尙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便當

卽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

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

爲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

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畧得其實軾以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

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

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

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

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

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

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
 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
 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
 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
 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
 之如第一等第二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
 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
 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附舊
 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

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
 不費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軍器監
 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
 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牛皮而已何至是
 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
 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
 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
 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鹽一百
 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

身以事名
三
苟不能盡民肯拾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
戶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
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
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者已行
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
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
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
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
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
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
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
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
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畧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
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
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

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柰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卹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糶商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不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

東坡先生集卷四十三
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卽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用卽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下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楊州上呂相公論稅務書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爲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東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爲朝廷採撫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俞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瘡也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敕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綱

梢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
頰使臣人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
枝葉亦不住講求續上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
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
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認納
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費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
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
若不及相公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祇如楊州
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虐不已原其情蓋爲有條許酒稅監
官分請增剝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羞汚士風莫此爲甚如
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耻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
剝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
軾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之言深可憫笑但念及相公在位
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劾區區庶少有益於世耳不宣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解字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
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
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
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
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
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爲過耳
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
郡閉糶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斗至八九十衢

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饑計當用米三十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兌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致三萬石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解宇弊壞奏乞度牒一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

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解宇雖不及元計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解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饑設使不因修完解宇朝廷以饑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況救饑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忝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已一箇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

灌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
慙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極何補於事兼軾近者奏
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
或三分之一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
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細絹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尚闕大半剗刷
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
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更輟留三十
萬石若無米可糶抵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饑民而
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助
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
貧民而誅求之旣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
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

若散募饑貧不堪工役烏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
爲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
須貼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
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旣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
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
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

也不宜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華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某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

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暮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

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廩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旣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

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旣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否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

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鑱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為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

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

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不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更不憂明詔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